

有华人的地方

· 珍藏版 ·

就有龙人的作品

乱世猎人

龙人 / 著

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人 / 著

乱世猎人



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猎人:全14册/龙人著.——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7.10

ISBN 978-7-5568-3104-3

I . ①乱…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3 号

乱世猎人：全14册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4

字 数 2327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4-3

定 价 700.00元 (全14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八十六章	葛家之秘	1
第八十七章	以智斗勇	18
第八十八章	局中藏局	35
第八十九章	刀临魔门	51
第九十章	乱世之道	66
第九十一章	双毒并施	84
第九十二章	奇兵突现	99
第九十三章	智压群雄	116
第九十四章	身不由己	133
第九十五章	绝世之才	150
第九十六章	立足江湖	165
第九十七章	乱世赌王	183
第九十八章	乱世情痴	198
第九十九章	荒谷奇缘	216
第一百章	智斗魔门	232

第八十六章 葛家之秘

游四一语惊人，不由得让几人全都大起好奇之心。

“是什么身份？”鲜于修礼也有些吃惊地问道。

“你可曾听说过葛家十杰？”游四淡然而冷漠地问道。

“我听说过，这又有什么关系？”鲜于修礼有些不解地问道。

“说来你也许不信，杜洛周就是十杰之首杜大！”游四认真地道。

“什么？”“你胡说！”几人同时大惊呼道。

“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这是事实，我根本无须说什么。”顿了一顿，望着鲜于修礼继续道，“相信鲜于先生不会忘记自道之役后，蔡风是如何能够逃过杜洛周那一关的吧？难道你就没有怀疑凭杜洛周之能与他的骑队，仍会让一个受了重伤的蔡风安然逃脱？再有，为什么朝廷能和阿那壤如此快地联军，而且突厥族会如此配合杜洛周攻击阿那壤，你就不感到奇怪吗？这一刻，他羽翼渐丰，也就是反噬之时。所以，才会让你来杀我，我是游四，在十杰之中，我排行第四。你应该知道，在葛庄主的手下，像我这样的人至少仍有九个。即使你现在杀了我，还会有八个，而再加上一些人，我游四之死，也绝不会对葛庄主有很大的损伤。你想想，杀我断臂，是不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呢？”游四淡然无惧地道。

鲜于修礼的确是呆住了，游四之言的确不是假话，若是这样杀了对方，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葛家十杰的名号他自然听过，而以游四之厉害，却只能排行第四，若真如他所说，杜洛周是十杰之首，这两个人的可怕他是见识过的，那么还有两人呢？谁是老二，谁是老三？这些人又可怕

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另外六人呢？又是谁，又有多厉害？鲜于修礼和鲜于战胜的脸色都显得阴晴不定。游四口中的杜洛周以前所做之事，的确极为让人怀疑，若杜洛周曾是十杰之首，所有疑虑就迎刃而解了。

“不可能，你胡说！”杜三有些声色俱厉地吼道。

“杜洛周是不是杜大，我且不说，只说鲜于先生与杜洛周。鲜于先生若是想自立门户的话，最先响应的却是什么人？自不用我说。而杜洛周的义军中，至少有四成是破六韩拔陵的旧部，而最有机会让这群旧部归顺的自然是以以前破六韩拔陵的旧部将领，你正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是说，最能够影响杜洛周实力的人，实际上是你。试想，谁会笨到去养一只可能会吃自己的老虎？他让你来杀我，可真是用心良苦，一石二鸟之计的确很高明，只是没想到鲜于先生会成为那只傻鸟。”游四冷笑道。

“你怎知道我就要自立门户呢？”鲜于修礼冷冷地问道，语调之中不显出半丝情绪。

游四暗呼厉害，心中骂道：“他娘的，不动声色的功夫倒很高明，看你如何跟老子斗。”想着淡然笑道：“鲜于先生即使不想自立门户，定也不会想做一个全无前途之人手底下的一个窝囊部下吧？”

“前途是人打拼出来的，岂可空口而谈？谁能预言未来呢？你所说的毫无前途，岂不是无稽之谈？”鲜于修礼冷哼道。

“常言道，看一个人从小事做起，一个人有无前途只注重他的思想、智慧和手段，三者缺一不可，而思想和手段却可以自他的日常生活和处理问题的细节之上表现出来。你若不想自立门户，却又帮杜洛周来杀我，定是想投靠杜洛周。不是我说杜洛周刚愎自用，更少了那种严于治军的魄力，军功和赏罚之上更有偏袒。只凭这一点，就可以完全否认他并不是一个成就大事之人。鲜于先生是沙场之上了不起的人物，当知赏罚不公，只会造成众叛离心，内讧不断，最终导致四分五裂的局面，绝难成什么大的气候。明人面前不说暗话，鲜于先生当不会不知杜洛周的内部军情吧？”游四断然道。

“但最终，我仍会成为葛荣的敌人，在战场上见个高下，正如你所说，

一山难容二虎。因此，他迟早会成为我的障碍，成为我的强敌！”鲜于修礼充满杀机地道。

“你说得没错，你我最终将会成为敌人，可眼下，我们并不是敌人，若是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此刻，你绝对可以杀死我，我根本没有活的余地，但你也绝对没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也许，你会认为我是在威胁你，当然，不否认有这个成分。可更多的却是提醒你，至少在你未曾威胁到葛庄主之时，我们不会是敌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反而有着唇齿相依的合作关系。你的心思，只要是明智一些的人，都会很清楚，这个世间知道你野心的不止我一人，即使朝廷也有所警觉。所以在这个月二十二的晚上，就有人想取你的性命，但你是否知道，这些人为什么突然死了吗？”游四极为平缓地道。

鲜于修礼神色再也不能保持平静，惊疑不定地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相信你不会看不出那些人是哪一路数，也不会不知道那一群神秘杀手是什么身份。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杀死那些人的，就是我葛家庄的兄弟，这一群高手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飞鹰’，所用的是一种极细的飞针。那些死者的后颈玉枕穴是否有一个针孔呢？”游四慢条斯理地道。

鲜于修礼再也不能不相信了，鲜于战胜却大惑不解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们？”

“很简单，我们不想你们死，不想少一份抗击敌人的力量，真正能够助鲜于先生的人，不是杜洛周，而是葛庄主！”游四冷然道。

“我若死了，你们庄主在不久的将来不就少了一个敌人，一个争夺天下的对手吗？”鲜于修礼也有些不解地问道。

“不错，你若死了，我们的确少了一个对手，但我们的损失会更大！”游四道。

“我不明白，这会对你们有何损失？”鲜于修礼直言不讳地道。

“鲜于先生小看了自己的力量，想来，你也不会不明白，若没有你的招呼，会有一批有志之士将潜隐，这些游离于杜洛周和葛庄主势力之外的

人中有不少厉害角色，他们并不会加入任何起义组织，当然除你之外。若是你死了，这样一批抗敌力量，就会烟消云散，不再发挥任何作用。没有这样一支起义军的配合，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增，损失也绝对会更大。因此，权衡利害之下，我们不能不让你活得更逍遥。因此，在你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向你出手，更不会对你不利。因为，没有多少人喜欢节外生枝，多惹仇敌。至于将来会怎么样，那是将来的事。在推翻了混乱不堪的朝纲之后，你我再拼个鱼死网破，就各凭本领啦。那时候，自是成王败寇，没有谁可以心存怨言。话尽如此，鲜于先生想如何就如何吧，是杀是和，只要你一句话。”游四慨然道。

“鲜于兄，杀了他！他一派胡言，葛荣诡计多端，绝不能信！”杜三急道。

鲜于修礼并不理会，却对着游四道：“我相信你，葛荣果然是个人物，他肯借粮五千担给万俟丑奴，就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个以大局为重之人，你回去告诉葛荣，鲜于修礼先谢过他了，他的这份情我心领了，日后若是见面于沙场，就凭手中的刀枪见真章！”鲜于战胜听到这里似乎松了口气，面色缓和多了。

“我的十八位兄弟可是被害了？”游四神情并无欢喜地问道。

“他们只是中了我的千秋冰寒瘴，你只要拿这解药让他们每人嗅一下子，就可恢复自由。”鲜于修礼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极小的鼻烟壶，递给游四。

“鲜于修礼，你……呀……”杜三一句话还未说完，就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对不起，你不该在这里听得太多！”鲜于修礼缓缓地自杜三身上抽出滴血的长剑，冷冷地道。

“这就当作是我的诚意好了。”鲜于修礼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淡然道。

“很好，我们成交！”游四欣然伸出大手，一握鲜于修礼的大手。

“我们是朋友了！”鲜于修礼很洒脱地道。

“不错，你我自今日起就是朋友了！”游四也极为爽朗地道，同时接过鼻烟壶，向伏倒在灌木丛中的十八名葛家庄兄弟走去。

萧灵心中暗感奇怪，但是想到定是凌通做了手脚，否则怎会好端端的六个人全部都倒下呢？不过她已经没有心思去想了，手中一提小包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弩箭，大摇大摆地冲了出去。

凌通顺手将吹箭叼在嘴中，若有任何人阻拦，他都不会有丝毫的客气。

众人大感奇怪，甚至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

凌通一边走，一边打开小包，里面却是虎皮袄，迅速套在身上，这样减少了不少累赘。

店小二并没有阻拦他们，因为东家曾经说过，凌通这一桌菜的钱免了，只是尔朱家族的几人突然昏倒，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慌了手脚。

店外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行人依然极多，阳光也不错，只是凌通的马匹不见了。

“伙计，我们的马呢？”凌通一把抓住那看马的小厮，逼问道。只是因为口中叼着吹箭，使得声音极为模糊。

那小厮竟然一声冷笑，手腕一翻，动作快捷无比地向凌通的手上搭来，这小厮竟是个高手！

这当然不会是酒楼中的小厮，凌通大惊，本能反应之下，身形后撤，顺势踢出一脚，另一只手上的小弩一松。

弦音一响，小厮也真是了得，竟在此时，身形如风一般旋过，那抓向凌通手腕的手，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捏住了射到的短矢。

“砰……”凌通的身子一震，脑袋中“嗡嗡”作响，倒跌而出，落在地上差点没把脊骨给摔成十截八截的。他的一脚被对方的一脚给破去，而对方的功力比他不知高出多少，这记硬拼，只让他叫苦不迭，但也幸亏对方要躲开弩箭，不能用上全力。

小厮的身子也一震，想不到凌通小小年纪，功力也极为了得，以他的

身份本来绝对不会愿意扮成小厮，但他们以为万俟丑奴在店中，想以出奇制胜的方法暗伤万俟丑奴，没料到却遇上了凌通。

那小厮轻蔑地抛去手中的箭矢，身形若风般的逼近凌通。

“哟……”两道黑影自芦苇杆中飙射而出，正是凌通嘴里所叼的吹箭发挥出最后救命的作用。

小厮并不知道凌通嘴里叼的是什么东西，却没想到竟能够放出暗器，本以为手到擒来，却不得不骇然身退，险险地避开两支寸长的小针，杀机禁不住大盛。

“呀……”小厮突然闷哼一声，大意之中竟忘了一直立于旁边的萧灵。他虽然避开了凌通的吹箭，却没有躲过萧灵的弩箭。

凌通大喜，身子一滚，逃到了小厮的攻势之外，虽然身上痛得厉害，却并未受伤。

小厮一惊，本以为凌通受他一脚定会身受重伤，没有反抗能力，却没料到对方仍能站起身来。他当然想不到凌通一开始就被蔡风打通了经脉，习练的又是浩然正大的佛门内劲，经脉之强化已经不逊于一位高手，兼且苦练挨打之功，这一点打击力却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小厮怒吼着扑向萧灵，他对萧灵可能是仇恨交加，没想到这小娃竟躲在背后施放暗箭，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凶性。

萧灵骇然惊呼跃向凌通，凌通一声冷哼，背上的长剑脱鞘而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刺向那小厮的心窝，出剑、旋身，一派大家之气，倒也不能让人小觑。

小厮眼角闪过一丝讶异之色，手指轻拂，幻出漫天指影，犹如天罗地网般向凌通罩到。

凌通从来都没见过如此可怕的招式，似乎自己怎么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更不可能击破对方的攻势，一阵气馁自心头涌起，气势顿时弱了三分。这全是凌通的临敌经验太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必在意对方的招式，只要顺着自己的剑意而行即可，但是他竟被对方那幻出的虚影给震住了。

小厮心头一阵冷笑，暗忖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临敌经验少得可怜，居然要劳动本爷动手……”刚刚想到这里，突觉脑中一片空白。

“呀——”一声惨叫，凌通的长剑竟刺穿了对方的胸膛。

小厮的五指却捏着凌通的咽喉，只要一灌劲力，凌通立刻会气断而亡，直把凌通吓得目瞪口呆，连剑都不知道拔出来了。

“杀人了！杀人了！……”酒楼内外一阵呼喝，把凌通和萧灵从惊骇中唤醒过来。

“通哥哥，你怎么了？”萧灵差点没急得哭出来，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

凌通动也不敢动地望着那名小厮，正在奇怪对方怎么不杀他，暗忖：“这回是死定了！”可是他立刻发现对方的脸色渐渐转绿，瞳孔早已放大，显然是已经死亡，而且还身中剧毒，立刻明白正是萧灵刚才那一箭之功。大喜之下，仍有些担心，小心翼翼地移开对方那只要命的鬼手。

鬼手竟很轻易地被移开了，凌通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死里逃生之感使他豪气大发，一脚踹在对方的小腹之上，那小厮的尸体就飞跌而出。

凌通闪身避过喷洒而出的鲜血，拖着带血的长剑呼道：“快跑！”

“杀人了，杀人了！”此刻围观的人才知道继续呼喊。

“你的吹箭！”萧灵呼道。

“别管它！”凌通呼道，刚才被对方一捏，竟将吹箭筒自口中击落。

萧灵弯身拾起，她对这小玩意儿还是极有感情的，怎么也舍不得丢下。

“向那边走！”凌通眼角闪过一道黑影，身法极快，显然是预先守候在这里的高手，是以凌通立刻拉着萧灵向人群中钻。

“想跑?!”一声怒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股劲风向两人涌至。

凌通无法可逃，显然外面条条路上都守有敌人。看来，尔朱家族对万俟丑奴的重视是可以想象的。

“回酒楼！”凌通在萧灵耳边轻喝道，一甩手，萧灵便飞了回去。

萧灵在空中翻了两翻，然后安稳落地，而凌通的身形却倒跌了出去。

“师父，你来了！”凌通眼中放出异彩地喜道。

那正准备追袭的人骇然转身，趁此机会凌通已经一溜烟般爬了起来，向萧灵奔去。

另外两道人影自一角掠来。

“我射死你，射死你！”萧灵小弩猛扳。

“走！”凌通一拉萧灵冲进酒楼。

待那两人闪过弩箭已是慢了一步，那将凌通摔了一个跟斗的汉子见并没有万俟丑奴的影子，才知上当，大怒之下向酒楼中追去。

“抓他们做人质，他妈的！”凌通愤怒地向尔朱送赞几人扑去。

突然，尔朱送赞动了一下，抬起头来，与凌通四目相对。

“妈呀！”凌通骇然倒退，惊呼一声，拉着萧灵向后面撒腿就跑。

尔朱送赞并不追赶，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头脑中一片浑噩。原来，在尔朱送赞扑倒在桌上，其余几人也相继扑倒，使得桌上的热汤全都打翻，一下子浇在尔朱送赞的头上，竟然使他的迷药解了。但这迷药太烈，使得其头脑中一片浑噩，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又被凌通的劲气一逼，竟然抬起头来。

以凌通的武功，对付那些马贼或江湖中的三四流角色，还是绰绰有余的，但与尔朱家族的这些高手相比，却是相去甚远。如果发挥良好，以游斗的形式，或许还能支持一会儿，但这几下子都是以硬碰硬，在功力之上，他哪能与人家相比？毕竟是初出江湖，经验不足，见尔朱送赞抬起头来，自然当对方故意装作中毒，若与之交手肯定吃亏。这一骇，使他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赶快逃走。可是等他跑到后门口才悟到，对方其实真是中了毒，但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尔朱家族的追兵已经掠入了酒楼中。

“二公子！”冲进酒楼之人一阵惊呼，显然被尔朱送礼几人伏在桌上的情景给吓住了，以为他们全都死去！

这么一滞，已让凌通冲出了后门。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小厮紧张地问道。

凌通一看，门外有头驴子，也不答话，一脚踢过去，竟将小厮踢了一

个跟斗，这小厮却是没武功的。

小厮痛得一阵惨呼，凌通心头一阵歉然，方才以为这人又是尔朱家族安置的高手，还幸亏没有动用弓箭毒矢，否则这家伙只好暗叹命苦了，但这下子也够他受的了。

凌通忙解开驴子蒙在眼上的黑布，一剑斩下磨上的套子。

“上驴！”凌通低呼道。

萧灵只感到又有趣、又荒谬、又惊险，但仍依言跃上驴子。

驴子脾气极坏，萧灵刚刚跃上驴背，就猛地一跳，差点没将她摔下来。

“他妈的，你倒挺倔的！”凌通一带笼头也跃上驴背，一剑刺在驴子的屁股之上，紧接着萧灵，双腿紧夹驴腹，横剑于身前。

驴子一声惨嘶，撒开四蹄就向棚外拼命地跑去。

“哎，哎，有人偷驴了，有人偷驴了，快来人哪……”小厮忍着痛高呼道。

尔朱家族的几人迅速赶至后院，见凌通两人策驴已跑出二十来丈远，于是迅速追赶。

那是几道不宽的小路，有的是横着田地，此刻已是深冬，地中早已没有了什么作物，土地被冻得很硬，毛驴屁股受痛，笼头又被凌通拉着，跑起来竟然极快，却难与马相比。

“他们追来了，怎么办呢？”萧灵扭头一望，急道。

“还有多远？”凌通的心也慢慢静了下来，很冷静地问道。刚才被对方的气势逼得喘不过气来，使得思路全都有些混乱，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口喘气的机会，是以能够静下心来。

“好像越来越近了，他们比驴子跑得还快！”萧灵有些慌急地道。

“别怕，就算比驴子跑得快，也只是两条腿，如果他们追近了，你就用弩矢射他们，让他们不敢靠近。如果再跑一程，他们就快不过驴子了。”凌通无可奈何地安慰道，他心中明白，若这头驴子不争气的话，他们两人自然是逃不过那些家伙的追击。若只有他一个人，一切都好说，凌通别的

不行，但逃命的功夫还是很好。但要他带着萧灵一起跑，就会使速度大慢，自然无法逃出那些人的追捕。即使以他自己的速度，就比现在这头驴子的速度要快，对方自然不会比驴子慢。现在也只能这样先耗费着对方的体力，然后才好甩开对方的追踪，也只希望这头驴子能多跑上一段路，而在这段路上不被对方追上。也希望对方的功力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么高深，这样长力比拼之下，人比驴子的耐力自然要差一些。

萧灵咬咬牙，在凌通的帮助之下，调转身子，与凌通贴面而坐，小脸不由得微红，但迅速调整心绪，她也知道，若让后面几人追了上来，两人只怕都会是死路一条。

“小心一些！他们来了几人？”凌通问道。

“一共四人！”萧灵眼睛瞪得很大，回答道。

“嗯，只来了四人还好说一些。”说话间，毛驴已经冲过地头，奔上了一个小山坡，那四人也已追近了近十丈，这一跑竟在瞬间奔出了七八里路。

毛驴显然是跑得有些累了，四蹄微缓，凌通岂能让它慢下来？那样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又在毛驴另一边屁股上刺了一剑，毛驴一吃痛，就没命地再次加速。

“好，有救了！前面有一片芦苇荡！他妈的臭贼子，奶奶个儿子！”凌通一高兴忍不住骂道。

萧灵小弩瞄得极准，可是放射出去，由于驴身摇晃，竟失去了准头，但仍让四人步子滞了一滞。这么一滞，又多拉开了一丈来远的距离。

由于走下坡路，驴子跑得飞快，却也更加颠簸，连凌通也有些受不了，但他以前有过骑毛驴的经验，加之武功的长进，使得骑驴也变成了一件易事。但这一阵晃动使他犹觉刚吃的饭都要倒出来了一般。

那四人也已看见了远处的芦苇荡，心知不好，暗忖若是让他们两个臭小子钻到芦苇荡中去了，其个头又小，只怕想要找到并非易事。

萧灵生在南方，很少见到这么大片大片望不到边际的芦苇，但凌通既然说这里可以逃命，那肯定是错不了，一想到可以逃命，立刻又镇定了下

来，手中小弩的准头也变得极准，使追兵始终无法靠近。后面追赶之人不由怒不可遏，但这一路疾奔，真气也有些难以后继，人毕竟还是人，难以与这天生会跑的动物相比，双方距离渐渐拉远。

当驴子奔入稀疏的芦苇荡边缘之时，已经甩下了四人二十多丈。

冬季的芦苇荡不如春天一般密密麻麻，更有人砍伐芦苇，便使芦苇荡之间开出了一条路，驴子被凌通拉着笼头，只得没头没脑地冲了进去。

凌通欢呼一声，扭头一看，只见后面几人越追越远，心头长长地吁了口气。

正自得意之间，只觉得身下一软，还没反应过来，就“吧嗒”一声与萧灵两人重重摔在地上，毛驴两腿陷入泥坑，口中吐着白沫，显然已是精疲力竭，无力再跑了。

凌通和萧灵呻吟了一声，身上跌得满是泥土，幸亏冬季芦苇荡中的淤泥被冻硬，否则这一下只怕满身都是泥浆了。

凌通不敢细想，眼睛一扫周围的环境，一抱萧灵向芦苇荡深处掠去，尽拣一些硬处落脚，尽量减少自己的脚印。有时候踏着芦苇杆飞掠，有时竟自水中淌过，似乎并不怕那冰冷刺骨的寒意。

萧灵心头一阵感动，她知道，若不是为了她，凌通一个人根本不必这般狼狈地逃命。以凌通的武功，无论朝哪个方向跑，对方几个跑得快力竭之人自然是追之不上。

凌通也不知跑了多久，回头看了一下，稀稀朗朗的几个脚印并不是很明显，此刻显然已是进入了芦苇荡的深处。那四人的踪影早灭，但天知道会不会很快便追来。

凌通找了块干地坐下，喘了几口粗气，骂道：“他奶奶个儿子，那群龟孙子比狼还凶！”

劫后余生，萧灵也禁不住打趣道：“可我们跑得比兔子还快呀。”

凌通不由得哑然失笑，道：“来，坐在我身边，看把你的俏脸弄得满是泥土，不太雅观，我来为你擦擦。”

萧灵听说脸被泥弄脏了，变得不好看了，吓得乖乖听话地坐在凌通身

旁，让凌通轻柔地为她擦拭，最后小脸已红到耳根。

凌通这才伸了个懒腰，吁了口气，问道：“好不好玩？”

萧灵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嬉笑道：“当然好玩，可是他们却是玩真的。”

“哈哈……”两个小孩子一离开危险，立刻又恢复了顽皮的本性。

“我们的马丢了，可怎么办呢？还丢了很多东西……”

“别急，慢慢再想办法，大不了，去偷他妈的两匹马来。”凌通打断萧灵的话道。

萧灵对于这些粗话听得多了，也就不怎么觉得刺耳，反而更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凌通虽小，但在萧灵的眼中却似乎是无所不会，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他一般……越想越是盯着凌通看，竟看得有些痴了。

凌通被对方看得浑身不对劲，似是什么表情都是错误一般，禁不住干笑道：“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我脸上有花吗？”

萧灵被问得羞红了脸，低下头去，不敢望向凌通的眼神。凌通心头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朦胧得连他也糊涂了，不得不转换话题道：“今晚我为你做一顿你最难忘的晚餐，怎么样？”

“最难忘的晚餐？是什么东西？好吃吗？”萧灵好奇地问道。

“当然好吃，只怕你从来都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凌通自信地道。

“是吗？是什么东西？”萧灵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蛇，芦苇荡中最多的蛇虫，而且有很多毒蛇，蛇越毒，其肉味就越鲜美。”凌通悠然道。

“蛇？这是冬季，如此冷的天气，蛇早就不敢出来了，哪还有蛇可以抓呢？”萧灵生在大家贵族，对于食物方面的见闻自是不少，听凌通说蛇可以吃，她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她从来都没有吃过，而且知道蛇要冬眠，不会出来活动，是以极为奇怪。

“嘿嘿，一个好的猎人，不仅上山会打猎，下了芦苇荡更会抓蛇。蛇有蛇穴，只要我们找到了蛇穴，就有办法拿它们来当晚餐。不过，冬天的

蛇味道没有春、夏两季的蛇肉鲜嫩倒是真的，但也会比那些山鸡、野兔更胜一筹！”凌通自信地道。

“好哇，那我们晚上就弄蛇肉吃。”萧灵喜道。

凌通抬头望了望，太阳仍然很高，可芦苇荡中极为阴森，倒像是黄昏一般，不由得道：“不急，等天快黑了，我们抓了蛇就迅速走出这片芦苇荡，这么早出去，恐怕那些鸟人还在外面守候着。”

凌通自小生长在北方，这种芦苇荡见得多了，根本不可能迷失方向。猎人都有一套认路的方法，那就是天上的星星和太阳，除非这一天满布乌云。而萧灵却是生在南方，哪里见过如此大的一片芦苇荡？更不能像猎人一般凭星星认路，但她却极为相信凌通，就像凌通相信蔡风一般，甚至有些盲目。

不过凌通倒也的确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不仅可以很快找到蛇窝，更可以找到田鼠的窝。跟着凌通倒也真是不愁没吃的，但必须胆大，若胆小之人根本就不敢吃蛇和老鼠之类的东西，萧灵当然不能算是胆小之人。

葛荣难以置信地看了又看手中的信，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神情有些古怪地望了望那铁画银钩般的字迹，良久，才重重地拍了一下身前的红木几，高兴地呼道：“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苍天有眼，蔡氏有后了！我就知道，善恶终有报，快传众人进来！”

“传华阴双虎若干人等进见！”吆喝之声传出甚远，空荡的感觉极为有气势。

片刻间，厅门口显出颜礼敬诸人高大的身影。

“见过庄主！”杨擎天、石中天及颜礼敬客气地行了一礼，葛荣连忙还礼，十分客气地让其落座。

“侄儿见过师叔，愿师叔万安，福与天齐，功业大成！”蔡泰斗恭敬地向地上一跪，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道。

“侄儿见过师叔！”蔡念伤也同样重重地跪倒，但却是极为朴实的一